

## 印象

## 南丁先生

口墨白

先生姓何,南丁是笔名。从开封到郑州,60多年来出生在皖地的南丁一直生活在黄河岸边,2001年秋天我沿着颍河进入淮河独自从蚌埠时,首先想到先生。颍河是淮河的支流,从地理位置上说,我和先生同饮一河水。

第一次见南丁先生,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的歌声:“多么辉煌那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1987年9月间,我参加《奔流》举办的“文学新人座谈会”,这是我有生第一次从颍河镇走出来参加的文学活动,会上小说家张一弓和评论家孙荪、王鸿生授课,也是这一次,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南丁先生。座谈会开幕的当天中午,时任河南省文联主席的他陪同《小说选刊》原主编葛洛先生,在当时文联招待所下面的饭厅与文学青年会面。席间,张一弓和葛洛分别即兴演唱了《单程车票》和《兄弟开荒》,南丁先生即兴演唱了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啊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不是帕瓦罗蒂,是男中音,浓厚的,从胸腔里涌出的具有金属质感并含几分沙哑的男中音,音色宽厚带有自然的美感,就像从颍河,不是从流经蚌埠的淮河里生出的混合了船工号子的风声。那具有穿透力的风声就此使我难以忘怀,以至后来我每次见到南丁先生时,那风声就会从我的幻觉里响起,穿过宽阔的原野吹过来。

南丁先生给我第二个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手札与著作手稿。1991年底,我从任教11年的故乡小学调到周口地区文联编辑《颍水》杂志,年初,就“孙方友作品小辑”请南丁先生写篇印象记。至今,我仍然保存着他在1992年元月5日、3月9日、3月18日关于《阜阳孙方友》一文的书信,这三封信都是用蓝色墨水写在印有“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红色抬头的空白稿纸上,书信每页大约10行左右,字体仿佛一匹被月光

照亮的白色原野的蓝马,狂飙而倔强,但也有一个特点,不好辨认。抄写一遍《阜阳孙方友》我用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其中多处还是请大哥辨认后才确定下来。后来,我在2006年出版的《南丁文集》的小说卷中,再次见到先生的手迹,那手迹写在八开大的稿纸反面,密密麻麻,仿佛开战战场行进中的马队。我想,洋洋160万字的《南丁文集》,要奔过多少马群呢?再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见过南丁先生挥毫,那骏马一样奔驰的书法作品就是他手札的再现,随心所欲,过目难忘,“南丁体”自成一家,不可模仿。

在和南丁先生的交往中,我尤其景仰他清澈的精神品格。2009年4月初,我搬迁新居,在家设席宴请南丁和田中禾两位先生,正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乐神葛天》在长葛收集资料的大哥中断采访特意赶回郑州作陪。席间,酒过三巡,先生给我们讲述了李隼先生的一则陈年轶事:某年,李隼赴江南某地参加一个影视会议,因为当时他还不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所以会上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大作家而在主席台上安排就座。李隼回来后同南丁先生讲起时仍愤然不平。先生淡淡一笑说,坐哪儿不是坐?不就一个副主席吗,能有你李隼大?言毕,先生端起酒杯用温和的目光看着我们一一碰杯,然后说: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的立身之本!言毕,扬手一饮而尽。

作为一名作家,南丁先生自然是以著作立身。先生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

86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先生晚年的随笔与散文写得尤其好,叙事语言诙谐朴实、文雅流畅,笔下人物个个真实感人,文人轶事件件写得情趣横生,哪怕是一篇千字文,也结构严谨气韵贯通,特别是《南丁文集》之后近十年的新作,我是每见必读,常常读着读着会击案而起,这老头儿,真乃文曲星。作家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的散文集《半凋零》里,收入了南丁先生的20余篇新作,加上从《南丁文集》中精选出来的40多篇散文与随笔,应该说,这部书为我们呈现了他著作里语言文字最为精美的部分。2012年9月《南丁小说选》出版,这是作家出版社“共和国作家文库”的一种,书中所收26篇中短篇小说体现了他小说创作的总体水平。《南丁小说选》中有10篇写于1953年底到1957年,3篇写于1963年到1964年,13篇写于1978年到1983年春天之间,这样粗算起来,他写小说的时间断断续续不到12年。南丁的小说创作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的命运,挖掘与揭露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展现人生的悲欢离合,通过时代的风云变幻呈现历史的深度,这些构成了他作品的主题。先生小说的叙事风格以语言的简练与准确、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而著称。如果不是经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0年“文革”,我相信南丁先生会创作出更多的小说,在为他惋惜的同时又感到欣慰,因为这些早年著作的接受与传播仍然在持续。

读南丁的文章我常常会由衷地心生敬

意,这敬意,自然来自他的人格魅力。2013年7月26日我大哥去世后,河南省文协、河南省文学院以及相关机构在8月9日为大哥召开追思会,先生冒着酷暑赶来,那天我在省文学院大厅里握住先生的手时,泪水不由得盈满了眼眶。先生在会上说:“方友堪称当代伟大的小说家,我们不要一说伟大就是历史上,不是这样的,就在我们的身边。方友洋洋八卷的《陈州笔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了一个世纪上百年的历史。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要传世,要与颍河共存。”话语诚恳,让人感动。接下来在2014年7月26日、2015年3月28日召开的周年纪念会与《陈州笔记》研讨会上,南丁先生每次都在座,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菩萨心肠。仔细掂量,80多岁高龄的老人一次次来参加一个晚辈的纪念与研讨活动,那不是一般的胸襟。

在与南丁的交往中,我享受到了他给予我的亲切与随和。1999年10月下旬,我随他参加中国作协赴四川安县采风团暨“沙丁文学创作基地”挂牌活动,记得一天晚上他同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看足球,到了精彩时激动得和我们一起呐喊,人突然间变得像个顽童,很可爱。那次在西行的火车上,先生还给我这个后生讲了一个笑话,后来被我写进了长篇小说《欲望与恐惧》里。当然,先生的随和并不是没有原则。1997年冬天,为写一部关于红旗渠的电影,我随先生到林州采访体验生活,记不得因为何故,先生在电话里对当时省委宣传部的一位部长直陈己见、毫不客气。有关原则问题,无论面对的是谁,南丁都会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本性来。真是文如其人。为人,先生是透明而真诚的。为文,先生是真实的,艺术的真实。真实与真诚,是人世间最大的智慧,这构成了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应该说,南丁先生深得真谛。

王治洪是个性情中人。他偶然读到一本旧体诗集《高山流水》,认定作者也是个性情中人,就请他喝酒,称兄道弟做朋友。这朋友便是我。

我因眼疾目中无人,问他长成什么样子?他笑道:“我从小爱看《水浒》,长得也像鲁智深。”这果然和我最初的印象相吻合。他嗜烟好酒,豪侠重义,想做什么事没人拦得住。为结交一位高人(此人的本事在陈善塘先生的文章《仙医》里有精彩描述),治洪不顾债务缠身,将一套装修好的新房连同产权证书拱手相赠。高人安居乐业,平日坐堂行医,造福百姓;治洪每有善举,仙医必风雨相随,出门义诊。我只是被这善举感动的其中一例。我有些不解:治洪兄你到底图个甚?

治洪的回答出人意料:我想让你看见我写的字、画的画,我相信你的眼力!

初听这话像是玩笑,明知我目不能视,何来眼力?治洪不由分说,携仙医将我带去,临别将药丸与期待一并留下,仿佛是他有求于我,让我备感温暖又觉压力巨大。

治洪说他敬佩有文化的人,差点让我飘然。了解他的身世后,才知话里有诈。其实他学历比我高,年少时就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县剧团不放人,他绝食一周也没拿到录取通知书。几年后他终于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他现在引以为傲的身份是工艺美术师。他得悉当年的老师身患绝症,遂倾囊相助。可是,再昂贵的药品和医疗手段也无力回天,恩师与他阴阳相隔,只能在梦里传授美与善。

因为久治不愈的眼疾,我很难面对仙医的望闻问切,总想回避治洪等待奇迹发生的目光。我每次都要说些“比上回好多了”之类的话,我实在没有勇气让他们失望。治洪毕竟是粗中有细的人,他从我躲闪的眼睛和仙医困惑的脸上看出破绽,他叹道,总会有办法的。

一日,治洪通过微信发来一幅画,还特意配上解说文字:“半壁兄,此画题款为:守望家园。在金秋的黄昏背景里,右下角有一双白鹭默默相偎,而头嘴朝着左前方窥望,翠绿金黄的芦苇在风中摇曳,芦苇荡的深处逐渐沉郁幽暗,夕阳依然把画面涂满明亮。近景的湖水于墨色中透出深蓝,并泛起月白色的波光。守望家园,那是我们此生的归宿和来世的希望。半壁兄,你懂的。”

读罢这段文字,我不仅看到一幅水墨淋漓的画,还看到了另一个王治洪:他像一只蜗牛,钻出粗粝的外壳,在暮色与月光的浸润中,从容袒露柔软细腻的生命。这正是苍生万物回归家园时最真实自在的状态。

治洪又以同样的方式,陆续给我发来他的一些字画,我请太太捉住我的手指,在屏幕上临摹书画的布局和笔迹。我在电话里试问治洪,你的书体好像是魏碑?他惊奇连声:“对对,我喜欢张迁碑,临了40多年帖,仿其形易,得其神难呢!”我对张迁碑多少还有些印象:它雄浑霸气,隶中有篆,方正沉稳又灵动多变。我想,这些特点正好与治洪的天资秉性相契合,定能出神入化变成他自己的风格。

后来治洪接我去他府上小住几日,我有机会与他近距离相处,心情确如兄弟探望。治洪长我两岁,儿时都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他家用膳依然端大碗,顿顿盘满杯溢,喝至酒酣耳热,皆成梁山好汉。治洪在家不修边幅,终日汗衫短裤光足,赏画品茶会客皆如此。乐得我也衣着随便好不放松。

当地人称他为“王工”,听到“老板”或“王总”他会一脸不悦。他把书法理念巧妙运用于建筑装潢设计,东西方文化在他手工绘制的图纸上完美结合,这座城市到处矗立着他的雄奇作品。我暗叹:这才是一位书画家的大手笔。

我刚从朋友处得知,治洪的书画已被国内外多家媒体大篇幅介绍,行家们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我当面向他求证并道贺。他不以为然,这些虚名有甚用?换得酒喝才叫真东西!我忍不住骂他一声花和尚。治洪敛起笑容,唉,酒家什么都看空了。人老了还是另找一块地方,盖几间屋子,好兄弟们像竹林七贤那样住在一起,有酒同醉,枕诗卧画,忘形山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何等惬意!

我问:那样的地方在哪里?治洪闷头吸烟,沉默无语。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样的地方,只有在宣纸上或许能找到,那是我们灵魂的故乡,治洪每天都在寻找。

终到告别时,我将这几日的亲身感受凑成一联,戏赠治洪兄:一身酒迹烟痕幸得书香遮匪气,满纸花魂鹤泪怜将墨趣掩乡愁。

治洪仔细玩味一番,自嘲地笑笑:是。又设家宴,把盏相送。临了,他用一笔别有神韵的魏碑,将此联抄录,挂在微信上。我似乎闻到,从手机里飘出一缕酒香。

画里不知身是客  
□刘帆平

## 荔浦之恋

□安武林

## 小城之恋

小小的城里。

## 荔浦芋头

荔浦的芋头,像桂林的山水一样声名远播。在荔浦的任何一个饭店吃饭,都少不了这一道菜:芋头。

在别处,是梅菜扣肉;在这里,是芋头扣肉。

多年以前,我曾经抱过一个芋头,像抱着一条大鱼。

惊骇。

好像那个芋头快要成精似的。

一望无际的芋头园,绿意盎然。宽大的叶片,像是从荷叶中裁剪下来的一样。

我正要吟“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诗句,旁边朋友提醒:这是芋头。

那呆头呆脑的芋头,是这些轻盈如仙女一般叶子的果实?

站在马路中间,那两边的芋头田里的叶子,好像要呼啸而来,随时会淹没我。惊惧。

突然,远远地,我看在密密匝匝的叶子中间,露出一株高粱穗子一样的东西,那么渺小,那么脆弱。

那是一张脸,黑色的脸。裹着塑料布。

那是一个在芋田里劳动的中年妇女。

她笑着,牙齿很白。笑得纯洁无邪。

像童话一样。

像一棵倒长的芋头一样。

## 村庄

在村口,有两棵沧桑的古树。

一棵樟树,一棵榕树,都有1500年历史。

1500年的榕树,枝繁叶茂,浓荫蔽日。

1500年的樟树,奇形怪状,中心已空,惟



原上草  
张大千作

第269期

有刀片一样的树皮坚硬护卫着支撑着几乎要伸到马路对面房顶上的枝条。

它们像两个老人,一个仁慈,另一个古怪;一个随和,另一个倔强。

它们是童年的玩伴,人生的挚友。

任何一个走进村庄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两棵古树。肃然起敬。

只有虔诚,虔诚地把心放落在地平线上。参拜,膜拜。这里,任何历史都是苍白的。

树下,有人在下棋;有人在打扑克;有人在拉二胡。任何陌生人走过,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娱乐,他们甚至都不看陌生人一眼。

所有的房子都是新的,端庄、秀丽、精致,一丝不苟。

这里没有人去远洋打工,没有人离开村庄。

不远处的沙糖橘园,就是他们种植的。

每一个人的脸,都是富足的,幸福的,无论大人小孩,都找不到生活的阴影。

也许,这两棵古树,就是他们的守护神。

也许,他们就是这两棵古树的子民吧。

这个小小的村庄,是生长在这两棵古树上的一棵幼芽。

年轻,而又古老。

清新,而又沧桑。

北京文学  
2016年第二期要目  
现实中国  
作家人气榜  
好看小说  
短章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6年杂志仍在征订,读者可到当地邮局或在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本刊。也可在当当网、卓越网和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代号:M428。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怎样制作一盘不脱离现实的饺子(点评) 王秀云  
文化观察 影视编剧:十几年目睹之怪现状 石钟山  
天下中文 侠士梦(散文) 胡学文  
澳门,练的是功夫修的是心 雪小禅  
澳门,练的是功夫修的是心 老冀  
经商少年·麦客 谢黎明 牛玉秋  
经商少年·麦客 郭海鸿 冯德斌  
经商少年·麦客 冷冰清 何向阳  
经商少年·麦客 曹海英 心中只有一个亲娘(散文) 许震  
经商少年·麦客 黄英 袁亚鸣 袁亚鸣  
经商少年·麦客 黄英 刘小瑗 袁新明  
经商少年·麦客 黄英 王作光  
经商少年·麦客 黄英 王作光

小说月报  
2016年第1期目录  
中篇小说  
祥瑞图 尹学芸  
红颜 姚鄂梅  
飞蚊症 向春  
彼此 陈蔚  
找爸爸 杨映川  
短篇小说  
云淡风轻 方斯  
西京 继东  
谈书法 赵瑜  
夜车 文珍  
天衣 贺小晴  
开放叙事  
使用钝刀子的日常生活 李浩  
创作谈:生活和它的虚构 李浩  
封二专题 作家现在时:麦家 邮发代号6-38 定价10.00元

## 广告

一株文学的微光 我们推崇——

品位纯正的文学 气质新颖的文学 性情温暖的文学

卷首 一卷星火,半米微光... 范晓波  
新名家 人间四月... 付秀莹  
小说印象 刘庆邦  
写作是“对人生虚妄的抵抗” ——付秀莹访谈录深小说 猫骨朵花 方明贵  
独自撒欢的小男孩 周秉  
令箭花开的声音 田丰收  
“对世界文化的眷恋” 周晓枫  
乐器与灯盏 黄金明  
生长之痛 王明明  
从今往后(组诗) 路也  
在这苦闷的年代写诗(创作谈) 路也  
人面桃花(组诗) 林莉  
直播碎影 苏兰朵  
文学圈 周晓波

执行主编: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

范晓波